



何顿◎著

时代英雄

别粉饰自己，这就叫堕落！
我们在物欲浮华中寻找着自己，也失去着自己。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时代英雄

何顿◎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时代英雄 / 何顿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60-7197-1

I. ①时…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444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田 瑛
责任编辑: 张 懿 张 旬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视觉传达

书 名	时代英雄 SHIDAI YINGXIO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75 1 插页
字 数	43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第一章

客车是一辆红色的破破烂烂的客车，屁股上还有一块曾经被什么车撞坏的凹处，露出了猪肝色锈迹。我站在车前，后悔不该买车站的票，这辆破车能按时把我们拉回家？妻子和女儿都坐在车上，司机还没来。我把视线抛到车站内，车站里乱糟糟的，客车东停一辆西停一辆，西北风把乘客都赶到车内或屋里避风了。妻子见我在车外抽烟，迈到车门旁，探出头瞧着我——那张脸已冻红了，对我说：“好冷的，到车里来吧。”

“不冷，不冷。”我说，“我就站在这里，车内的空气闷闷的，一种怪味。”

妻子的头缩了进去。我把黑呢子大衣的领子竖起，用它来遮挡猛烈的西北风。我丢了烟，把两只手插进袖筒，不停地跺脚。天空在我眼里一派阴惨，是那种要下雪却又忍着不下的情形，好像老天爷在玩大家。我相信这几天会有一场大雪。我女儿出生五年了，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还从未正经地体验过一场雪。我想人之所以结婚生子，就是为了拒绝孤独。

妻子探出头说：“罗定，要开车了，快上车。”

我迈进了拥挤的充斥着各种气味的车厢。因怕冷，车厢里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密，人们肺叶里吐出的二氧化碳、肛门里排泄出来的废气及从皮袋和塑料袋上散发出来的气味，在车厢里形成了一股难闻的暖流。女儿见我皱着眉头走到她身旁，叫了我一声“爸”，叫完便笑，笑时白白的小脸蛋上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

“你要坐好，别站着。”我对女儿说，“坐下。”

女儿在我身边坐下。

汽车徐徐向车站外驶去。车上坐着很多人，他们的衣着都很土气，穿得稍好点的，大概是白水县城人，穿得不讲究的无疑是乡下人。汽车在一条宽敞的柏油路上奔驰，柏油路两边的树木和房屋从我们的视野里闪过去时，好像它们是向后飞去

的。妻子坐在车窗旁，女儿坐在中间，我的视线越过她们两人的头，凝视着窗外。我忽然感觉坐在前面一排的一个年轻男人总是偏过头来望我们，当我的视线和他的目光一遭遇，他又把头扭过去。这让我心生警惕。他怎么老看着我们？他是个和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国字脸上戴副眼镜，这张脸相比车上的其他人来说，显得白一点；鼻子给我的感觉很大，嘴唇也厚；头发向后梳着。他看上去不坏，脸上没有狞恶的内容，不像坏人，但他老打量我们干吗？

车上的气味很不好嗅，我把脸埋到竖起的大衣领内，让鼻子嗅自己身体的气味。我的衣着很随便，在宏力集团的文化发展公司，我是唯一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人。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有饭吃、有衣穿，有时间给我坐下来看看书就行了。我不是公司里那些沉湎于玩乐和享受的人。我天生不是一个会生活和懂幽默的人。我诉求不高，只希望这个世界能多点好空气供我们呼吸，使我们少点病痛地活着。车厢里除了让人很不舒服的各种人体和衣物的气味，还有很浓烈的汽油味。这个世界一年年温度上升，以致长沙的冬天里难得下一场雪，不都是排气管排出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内形成的温室效应吗？

汽车驶出长沙，奔上了一条视野不再被建筑物阻隔的公路。我的视线在飞过去的景物上扫描，企图看清点什么。我脑海里出现了喜马拉雅山。我想躺在喜马拉雅山上，头枕大地，面朝蓝天白云，享受喜马拉雅山的洁净空气。去年，一个名叫陈放的大学同学请客，吃饭聊天时，另一个姗姗来迟的名叫宁志国的大学同学很受同学讨好，他靠岳父的关系，进入官场没几年就爬到了副厅级。我瞧着一个当了官的、一个发了财的同学，感觉同学之间竟也有阿谀奉承，就想逃离这种世俗氛围。宁志国见我不说话，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去西藏，去看看世界的屋脊。”

我其实是随口说的，但从此这句话便在我脑海里了。陈放说：“还是罗定有追求。”

我不知陈放这句话是讥诮还是赞扬。陈放靠一个台湾舅舅——据说他那个台湾舅舅很有钱——发了财，我有些看不起这个衣着体面、说话充斥着铜臭味的同学。他一开口就是钱！他的台湾舅舅一天要花两万元人民币，因为他舅舅只喝法国拉图红酒，那红酒一万多元一瓶，而他舅舅每天要喝一瓶。我反感他这么炫耀他舅舅，一天两万元，一年不要花七百三十万吗？吹牛皮不打草稿啊。我很抵触地对他说：“不就是有几个钱吗？有什么吹的？”

陈放望着我。我看不起陈放，大学里时，每次讨论社会问题，他都不是我的对

手，我说：“高贵的灵魂，是自己尊敬自己。别在我们面前吹你舅舅。”

陈放忍不住说：“定哥，我没得罪你吧？”

“没有，”我说，“但聪明的脑袋不谈钱，尤其不在同学们面前谈钱。”

宁志国说：“谈钱也正常，只是不要在同学面前炫富。”

陈放就打了自己嘴巴一下：“我错了，不该炫我舅舅是富商。”

我坐在车上，脑袋里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时，客车像一个老太爷一样，接连咳了几声，接着驾驶室里冒出浓烈的黑烟，使众多乘客不得不捂住鼻子咳喘。客车颤抖几下，在路旁停下，司机把车门打开，掉头对乘客说：“要解手的解手，车烂了，要修。”

我起身，向车外迈去。车外是一片开阔的农田，一直伸向远方。我站在树下，领略着强劲的西北风，感觉在这个世界，人很渺小却自高自大，就像陈放，只因有个台湾舅舅帮他，让他赚了几百万，就以为自己是比尔·盖茨了，可笑！妻子冷着脸下车，女儿也下车了，妻子横我一眼，对女儿说：“就是你爸爸，买一辆烂汽车的票给我们坐！”

这时那个在车上老是打量我们的男人下了车，他一下车目光就落在我们身上，像只燕子飞过来一样，见我望着他，忙把视线移到天上。女儿要解手，我牵着女儿向车后面背风的地方走去。我和女儿走回来时，那个在车上老打量我们的男人正同我妻子攀谈。我听见那男人问我妻子：“你是叫黄江丽吧？”

妻子瞥着他，问：“你是——”

他接过妻子的话说——声音很响亮，甚至带点激动：“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高中同学张卫国，你不记得了，张卫国？”

“记得，你是张卫国，我记得。”妻子脸上露出了高兴。

“你没怎么变，我一看见你就认出你了。”张卫国说，白白净净的脸上笑容就很开，好像拥挤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片空地似的。

妻子说：“还没变？老了。”

张卫国说：“老什么啊？你还是那么美，黄江丽。”

妻子对我介绍张卫国说：“张卫国，我高中同学。我丈夫罗定。”妻子又向他介绍我，张卫国朝我点下头。妻子问他：“张卫国，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在白水县第三中学。”

“你也教书？教哪科？”

张卫国不好意思地一笑：“主要是搞行政工作，教几节音乐课，我们县三中没有音乐教师，我就上几节音乐课。”

妻子说：“对了，你以前很喜欢音乐，拉小提琴。你现在还拉小提琴吗？”

“还拉，偶尔拉一下。拉琴是为了缓解压力、陶冶性情。”他说，“几年前在县教育局开会，我碰见你妈，你妈说你在长沙市A中学教书。是教音乐吗？”

“是的，”妻子望我一眼，“我教没点意思的音乐课。”

“教音乐挺好的，”张卫国笑笑，声音和他的心情同时都显得风趣、开朗，“我非常喜欢音乐，我还是我们学校教职工乐队的指挥。”

“我对音乐没点热情了，”妻子摆出一副淡漠的形容，“音乐课一点也不被重视，学校里的一切都是围绕高考转，数理化、政史地和语文、英语都比音乐课重要。音乐课，在一些学校领导眼里，可有可无，没什么意思。”

张卫国听完我妻子的抱怨，马上说：“我准备在县三中办个高中音乐班，给白水县热爱音乐的学生提供一个学习音乐的环境，考音乐学院。”

“那是好事啊。”妻子说。

妻子和张卫国说话时，我牵着女儿上车去看了下，我行李袋里放着一台佳能相机——这是我省吃俭用买的——我喜欢摄影，经常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摄影作品。车上仍坐着一些乘客，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瞪着那个中年司机修车，司机正揭开车头盖，在那里努力解决故障。我对自己的行李放心后，又牵着女儿下车，妻子和张卫国仍站在树旁说话。在学校里，妻子是个缺言少语的人，总是冷着张俏丽的脸蛋，冷冰冰的。她不怎么跟人交往。我没能力改变她，我在她眼里只是个没用的丈夫。她的两个姐夫都比我强，她大姐夫四十岁就是深圳某大公司的董事长，二姐夫在珠海做房地产，也成了亿万富翁。两个姐姐都是一身绫罗绸缎，穿的睡衣也比我和妻子穿着出客的衣服昂贵。家里那台黑亮亮的珠江牌钢琴，是她二姐以我女儿三岁的生日为借口送的，现在这台钢琴是她们母女共同拥有的娱乐。每天下午至傍晚，女儿从幼儿园归来，我下厨做饭时，妻子便教女儿弹拜厄钢琴练习曲或中央音乐学院编的儿童钢琴歌曲教材。女儿非常乐意地坐在琴凳上弹钢琴，妻子很认真地守在女儿身旁教女儿弹钢琴，除此之外，我再也感觉不出妻子对生活还有什么热情。

“黄江丽以前是白水县著名的美人，”张卫国笑着对我说：“那时候黄江丽站在县百货商店里，好多人没事就到县百货商店里看她。”

“是吗？”我说，“我从没感觉过她像你说的那么漂亮。”

“黄江丽读高中时就是我们县一中的校花，还是校文艺宣传队的活跃分子。”张卫国说，“我记得有年国庆节，黄江丽抱着琵琶在台上独奏《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你弹的这支曲子，你看我印象深不深？”他居然哼了几句曲子。

“她好久没弹琵琶了。”我对这个男人的记忆力感到吃惊。

张卫国说：“以前我们好崇拜黄江丽的，读高中时，她是县一中最漂亮的女孩，又会弹琵琶。那时候我们都愿意为她出力。那时候黄江丽在女孩子中最出类拔萃。”

我笑笑：“那我不知道她还有过这么辉煌的历史。”

“还真有过，现在好多高中同学都还记得黄江丽。”张卫国盯着我，又折过头望着我妻子，“你真的不弹琵琶了？”

妻子看眼天色，回答他：“我好久没弹琵琶了。”

一个小时后，汽车司机按了两声喇叭，意思是车修好了。乘客都如释重负地涌上车。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我一上车，车就开动了。我问张卫国：“你一直在白水县工作？”

张卫国说：“大学毕业就回白水了，把自己奉献给了养育我的地方。”

我敏感地觉得他这是变着法儿说给我妻子听，我笑：“那你真是党的好儿子。”

张卫国睨眼我，自然听出了我是讥诮。他顺着我的话，一本正经地说：“党是母亲啊。我小时候体验到，不听母亲的话，会挨打的。”他说到这里，咧嘴一笑，见有人望着他和我，又遗憾道：“当然，现在没人爱听这种大道理了。”

我觉得跟他说话费劲，说他是官，他又是老师，说他是老师，他又是学校领导，这样的人，本来就有些错位，说话自然让你摸不透。我看着他这张宽大的国字脸，这张脸上也的确看不出什么东西，好像一个广场而广场上没人似的。我把头缩回来，说：“看似复杂的事，其实很简单。人，都是为利而来、为名而往，老师也不能免俗。”

张卫国瞟我一眼：“那是，那是。”

我不再搭理他。

下午五点钟，汽车驶进了白水县城。白水县城是个四五万人居住的县镇，城里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五六层的楼房或酒店。主街两旁的房子全是商铺，只是没有那种看上去装修得很豪华、气派的商场。岳父曾对我说，农民不习惯那种装修得很豪华的地方。汽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商店旁停下，我和妻子、女儿下了车，张卫国对我和妻子大声说：“黄江丽，喂，你们没事来县三中玩啊。”

妻子客气地一笑：“好的。”

汽车卷起一股灰尘开走了。我说：“这个人好像对你蛮热情啊。”

“他读高中的时候好调皮的，经常跟同学吵架，”妻子回忆，“有次上数学课，不知什么事，他跟数学老师吵了起来，数学老师打了他一耳光。”

“他先认出你，这证明他对你印象很深。”

“我在县百货商店时，他经常来玩。”

“那时候你是西施呀。”

“我高中一毕业就进了县百货商店。”

“你父亲是县里的高级干部，手里有权嘛。张卫国那时候很喜欢你吧？”

“他没表白过，说不清。我读大学后还碰见过他几次，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那是他故意让你碰见吧？”我分析说，“他喜欢你，自然会留意你的动向。他知道你暑假、寒假回来了，就设法碰见你，这可是很多男孩子的惯用手法。”

妻子笑：“我从没注意过他。”

女儿见面前就是商店，嚷着要买零食吃。我牵着女儿步入商店，女儿在货柜前寻了气，最后决定买一袋浪味仙和三粒咖啡糖。妻子站在门口，守着行李。我和女儿走出商店，我对妻子说：“罗明晓得节约，我要给她多买点东西，她不要，长大了会有出息。”

女儿听到我的表扬就对她母亲一笑。

妻子说：“走吧。”

街上北风凛冽，看不见几辆车，也没几个行人走动。我拎起两个包，妻子拎起一个包，向岳父家迈去。岳父住在白水县老干部休养所，这是栋四室两厅房，楼上楼下两层。干休所住着几十户老干部，每户人家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两块菜地，用水泥栏杆围着，供人栽菜或种花。岳父家前面的菜地里栽着两株葡萄和几棵橘子树，后面的菜地种着些蔬菜。每年盛夏，葡萄棚上就结满了紫红色的葡萄，一串串的。

女儿走在前面，一路小跑，赶着去报信，一会儿她便消失在老干所的铁门里了。我说：“明明回你父母家好高兴。”

我和妻子走到老干所的铁门前时，岳母迎来了，笑嘻嘻的，这是她看见了她思念的小女儿。妻子在家排行老三，最小。岳父岳母身边没人，妻子的两个姐姐一个在深圳，一个在珠海，我们在长沙，比两个姐姐离岳父家近，就回来得较勤。

岳父家里的摆设很简洁，客厅里一对短沙发、一只长沙发、一张餐桌和一个专放电视机的柜子。我们把东西搁在沙发上，我就进厨房洗脸，洗了脸，走进客厅，妻子和岳母坐在沙发上说话。我对妻子说：“你去洗个脸，你脸上有灰。”

岳母说：“我早几天就在算你们回来的日子了。”

我说：“寒假老师排值日，昨天江丽值了一天，今天就回来了。”

“是的，是的，”岳母说，“江丽在电话里说了，只是你爸爸总念你们，念得我就算起日子来了。哦，我拿橘子给明明吃，今年的橘子结得好大一个。”

明明忙跟着外婆上楼，我把送给岳父岳母的礼物拿出来，搁在桌上，忙提着包上楼。岳父岳母已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床上铺了棉絮和红艳艳的花垫毯。我把行李袋搁在柜旁，身体往床上一仰，觑着窗外，天色渐渐暗了。我听见岳母在隔壁房里为明明拿橘子，边说：“吃了外婆的橘子，你就会变得更聪明，外婆对橘子树发了功的。”

第二章

岳母和岳父都是智能气功师，十几年前他们曾在长沙市贺龙体育馆学过智能气功，回家后，因怀揣练气功能治百病的信念，每天早晚勤练，身体自然就好了。岳父在很多方面都让着岳母，这是因为岳父当年一心工作，没管过女儿，三个女儿都是岳母一手教育大的。岳父离休后，人闲下来了，就主动承担家务，以弥补当年的粗心。岳母觉得自己劳苦功高，自然就刚愎自用，老两口的事情，都是她说了算。岳父虽是县里的高级干部，受人尊敬，但比起岳母的身份来，还是欠一点。只要有胆量追溯上去，你会发现我岳母的血统很高贵。她祖上于清朝中期出了个巡抚，她爷爷的爷爷在清朝任过知州，是从五品，轮到她父亲粉墨登场时就不如上几辈人了，只是乡下的一名教书先生。岳母身上有股闯劲，流着不服输的血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冲破家道中落的困境，跑出去读了师范，成了拿工资的人，如今是名退休教师。岳母曾对一家人说：“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想起那个叫张卫国的男人，他与我妻子邂逅而表现出的那份高兴劲儿，瞧我的眼神，简直充满嫉妒，可以想见，黄江丽一定是他读高中时的初恋。妻子大学毕业十年了，职称还是中教二级。校长跟我过不去，就迁怒于我妻子。妻子像她母亲，在家里强悍，但在外却是个老实女人。她的老实体现在不跟别人争上，人家争什么时，她会悄然走开。“我不喜欢你们长沙人。”妻子说。妻子说这话不光是针对我，还针对陆校长，因为陆校长也是长沙人。关于评职称的事，来的路上我问妻子：“凭什么他不给你一级？”

“陆校长说我没评优。”

“但是也有没评优的，评了一级。”我说，“戴主任告诉我，唐老师就是这样。你可以举唐老师的例子回击他。”

妻子说她举了唐老师的例子，但陆校长回答她，职评小组的老师给唐老师补评

了优。我两年前在A中学教历史，我的人事档案关系仍在A中学，我没要了。我是被陆校长逼出A中学的！那时候我年轻，头脑简单，仗义地站在曹校长一边，没想到曹校长并非一个能经事的人，抗压能力低，坐在校长的位置上，权力却被校党支部陆书记一步步夺走了。现在，我也是一败涂地，啥都没有，既没身份，又没钱。世上不平的事，偏偏都落到我们头上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一个算命先生说，我头上有团乌云，让我出五百元钱，他帮我把这团乌云驱赶开。“我头上哪里来的乌云？”我问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瞟一眼我的头顶说：“我能看见，你看不见。”我不相信，自然舍不得出那五百元钱。

妻子在楼下叫我：“罗定，下来吃饭。”

我脑海里闪现了谭元元，她在我脑海里看着我，那双眼睛看我时目光异样，抿着的红唇轮廓分明，有些俏皮。我奇怪自己怎么会在岳父家想起她，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女儿在楼下接着叫我：“爸爸，吃饭了。”女儿噤噤噤地走上楼来，瞪着两只圆圆的迷人的眼睛看着我，“爸爸，外婆要你下楼吃饭。”

早晨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就醒了。我三十五岁，但我的神经却高度紧张，一醒来，脑细胞就异常活跃，想重新进入梦乡，还真不容易。我爬起来，轻手轻脚地摸黑走到门旁，拉开门，下楼去厕所。走出来，却见岳父岳母正在清晨的黑暗中练气功。岳母发出嗡嗡嗡的声音，这是从她运气的胸腔里迸发的，声音从鼻腔里传了出来。岳父没发出这样的声音。岳父是个沉默的人，我甚至怀疑岳父以前当领导时，能不能把话说抻。

岳父很小就干革命了，为湘南游击队白水大队通风报信。他机警、敢干，这里走那里看，表面上是玩，实际上是侦察，但由于他年龄小，敌人没注意他，因此他成功地向游击队输送了一次又一次情报。他没读什么书——这也是他官没当上去的原因。岳父曾告诫我，少说话，多做事。家务活，他基本上一“揽”无遗，扫地、洗菜、做饭和餐后抹桌子、洗碗，他全包下了。他是个舍得用自己的劳力，并在苦中找乐的人。他之所以成了革命者，是因为他居住在驼峰山下，那儿是白水游击大队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没杀过人，一九四九年后，他随县游击大队的人，体面地进了城。他老了后，温温吞吞的。我一直没弄明白我岳父和岳母是怎么结合的，曾经想问，但没开口，毕竟这是上辈人的事，离我很远。

我再躺到床上时，感觉妻子身上的气味很好嗅，是那种热烘烘的肉香。我把鼻

子放到妻子的衣领处，嗅着她淡淡的肉香，觉得这个世界上，女人是最美的。其他事物再美，也不会让你产生性反应，但女人能。我的呼吸使妻子醒了。我的一只手深情地搂着妻子，我对她悄声说：“亲爱的，你身上真香。”

妻子知道我的意图，说：“别碰我，我还想睡一会儿。”

我不敢在妻子面前造次，她不是那种性欲旺盛的女人，她若不愿意，你求她都没用。我轻轻抚摸妻子的肩膀，又抚弄她的脖子，妻子把我的手拉开，问：“几点”了？”

“快六点钟了，我睡不着了。”

妻子没回答我，她的大脑又进入了梦乡。她是这种女人，跟你说完话就可以入梦。很多男人能把这个世界上很多好东西拿来给自己钟爱的妻子，比如漂亮的包包、昂贵的意大利羊皮大衣、舒适的睡衣、高档化妆品等等，我却什么也没有给她。这是我心生愧疚的地方！她的两个姐姐穿金戴银，戴的钻戒几万元一枚，穿的衣裤最低也是上千元一件。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窘迫，每个月的收入刚好缴一个月，这让我不得不一本正经地鼓吹，厉行节约是人类最崇高的美德。我想去大姐夫或二姐夫的手下打工，曾经想要岳母替我开口。岳母反对说：“不要去，你们都去深圳、珠海了，我和江丽她爸身边就没一个人了。你们在长沙，离得近，我和她爸心里踏实。”我转而跟妻子说，想让妻子向她大姐或二姐说，妻子的心不在此事上，说：“你自己跟他们说吧。”妻子说的“他们”，包括大姐夫和二姐夫。

我没说，因为岳母不同意，我说也是白说。看来改变命运的事，还得靠自己打拼。天渐渐亮了，我听见练完气功的岳父步入厨房拿锅子和打开水龙头的声音。

上午，我拿起相机，走出老干所，拍着砖墙，拍着阴沟边长出的小植物。大街上没什么人，天冷，人们都缩在家里了。白水县政府的大门看上去很别致，有点仿古，红檐绿瓦，上面还有工匠雕凿的两条龙，龙头相对，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一看没什么意思，又沿街走着，继续寻找有特色的建筑拍，边领略着寒风。回到家，我放下相机，岳母看着我问：“你到哪里去了？”

“在街上随便走走。”

妻子瞟我眼：“你这个人，就是闲不住。”

“我这不是闲着吗？”我说。

女儿从楼上下来，手里又拿着橘子。“吃多了会上火。”我对女儿说。

“不会的，”岳母说，“这橘子我发了功，吃了变聪明的。”

我扑哧一笑，我的笑容令岳母讨厌。岳母有权讨厌我，三个女婿里，我最没出息，无法让她偏爱的小女儿过上她大女儿和二女儿那种花钱如流水的生活。有次岳母说什么，我觉得她说错了，就更正她，她马上忘记了自己的高贵血统，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道：“你晓得个屁！”岳母在江丽的大姐夫和二姐夫面前，脸上的笑容特别多，简直可以用脸盆去接，她甚至像一个讨好的孩子样，恭维着这两个使她的女儿过得美好幸福的女婿。妻子的两个姐姐姐夫不回来过年，岳母不会计较，我去年将妻子留在自己父母家过年，她就在电话里埋怨。我赶紧将笑着的脸移开，免得被岳母捕捉到了而不高兴，我虚伪地对妻子说：“要是明明吃了带智能气功的橘子，变聪明了，那可是一件大好事。”

妻子说：“明明还是聪明的。”

“那还不是你妈妈的功劳。”

岳母果然高兴。岳母是个好强和虚荣心很重的人，她经常在邻居和熟人面前把她的两个女婿挂在嘴里宣传，说到我时，她就显得底气不足。有次，她的一个同事来访，她大谈她的大女婿和二女婿。当时我蹲在楼梯旁，用砂纸心平气和地擦着一只锈了的铁锅。她的同事出于关心或出于好奇，问起身为她的三女婿的我时，她回答的声音就没那么洪亮了，甚至还犹豫了下才选择出这样的语句：“也不错，他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上班，负责对外宣传。”

天知道我在“负责”什么，我不过是怏了一肚子气，从A中学出来寻找事情做的打工仔罢了。我倒希望听她介绍我是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长沙市摄影家协会理事，或宁愿听她老人家介绍我是中学历史教师。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曾对妻子小心翼翼地指出：“江丽，你妈妈好虚荣的。”

妻子反驳道：“你妈妈比我妈妈还虚荣。”

一谈到父母，我就噤了声，因为把父母拉出来说事，那是不尊敬父母。我说：“别说了，睡觉。”

这天上午，我坐在客厅里看书，妻子对我说：“别看书了，去帮爸做饭。”

岳父在楼梯口边择菜，我放下书，走过去说：“我来洗菜。”我把岳父择好的大白菜拿到水龙头下洗。水非常冷，是刺骨的寒冷，我顿时觉得自己揽了件苦差事。

我洗菜时，有人喊“黄江丽”，是她从前在百货商店的同事。她叫白露，她父亲也是县里的老干部，住在隔壁几家。她现今在县图书馆，每天的工作就是借书给

别人看，自己也看书，她还经常在县文化馆创办的《湘江》杂志上发表那种感情过剩的歪诗，什么“白云满载着爱情向我飘来”或“梧桐树上盛开着爱情的花朵”等等，你必须在心情不错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她的诗，不然你会将那本薄薄的《湘江》杂志，扔到窗户外或床底下去让老鼠啃。她在沙发上看见《叔本华的思想随笔》，问：“江丽，你看起叔本华的书来了？看得懂吗？”

黄江丽回答：“罗定看，我不看。”

“大摄影家，大摄影家，”白露直率的样子走过来说，“我在《湖南画报》上看见了你的大作。”她用“大作”来形容我发在《湖南画报》上的一幅摄影作品，那是一幅拍几个儿童玩沙子的摄影作品，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是画报的一个女编辑要去发的。

“那要不得。”我说。

白露生一张扁平的脸，脸色黄黄的，头发也是那种没怎么收拾的模样，给我一副劳累不堪的感觉。白露以前也许漂亮过，但从前拥有过的漂亮已像春蚕蜕壳一样离她而去了。白露三年前离了婚，她丈夫做棉麻生意发财后，抛弃了她。她带着一个已经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过日子，除了每天上班、教育女儿，还要面对天空胡思乱想地写诗，当然日子是很艰难的。“那幅摄影我很喜欢。”她瞧着我说。

“我根本就没当一回事。”

“往往就是不当一回事的东西才好，艺术就是这样。”

我一笑：“可能吧。”

“我特别喜欢你那幅摄影作品。”白露说。

妻子走过来，笑着：“我正准备下午到图书馆找你借本书看。”

“你要看什么书？”白露问，转头看我妻子，“言情小说还是世界名著？”

黄江丽不爱看世界名著，那些名著都是一百年前的人写的，语言和生活都与当今的人不一样，读起来费劲，看言情小说就不会有这种负担，看言情小说像看电视连续剧，可以不费什么脑力。妻子说：“还是看言情小说吧，我不看世界名著。”

白露说：“看言情小说有什么意思？浪费时间。”

妻子道：“是打发时间。”

白露离开后，妻子说：“白露以前在县里，被一些人视为才女。”

我说：“那是在你们县里，我一点也看不出来。”

“不要看不起县里的人，毛主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不都是县里出来

的？有几个大人物是生长在大城市？你最喜欢的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不都是乡下人！”

这些谢世的大人物都是湖南人，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出生地。我不与妻子争，她固执起来，如她母亲。妻子最讨厌我看不起小县城的人，一说到这事，她就恼怒。这是因为她自己是白水县人，假如她是长沙人，当然不会发怒。

午睡起床后，妻子要我骑她爸爸的单车去县图书馆找白露，借两本言情小说。我不喜欢言情小说，这样的小说总是让女人躺在床上想猛男。说实话，我不懂女人，我既不敢爱妻子之外的女人，也不敢接受另一个女人的爱。我所在的宏力集团公司，有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就是我提到过的谭元元。她身材超一流，斜肩、蜂腰、翘臀，聪明、热情、妖艳。她几次约我喝茶或泡吧，都被我找借口拒绝了。我害怕和她的目光遭遇，她用那种充满柔情的眼神看我时，让我有些心乱。有次，我在书案上整理资料，办公室里没其他人，她走到我身旁说：“定哥，我发现你工作起来蛮认真，像个工作狂。”

这是夏天时候的事，我坐着，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她的身体挨着我，乳房都触到了我肩上。我知道她是故意的，故意将乳房靠近我，看我有什么反应。我可不敢有什么过多反应，因为我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这个女人聪明得过了头，有些狡诈，我可不愿意被她拿捏、取笑。那天，我能感觉到她乳房的温度，还能感觉到那种柔软和弹性。同时，我还嗅到了她身上有一种好闻的香水味儿。那香水气体能刺激男人的大脑神经，让我心跳加快了。自尊让我起身，不能说逃，而是走开了。我不能中她的套，她是个张牙舞爪的女人，喜欢嘲弄人，且像只漂亮的母狼，我担心自己一不小心被她咬伤。我喜欢的女人是文静、矜持的，是那种含着微笑且温情脉脉的，可惜如今这世界，这样的女人越来越少了。

妻子让我去找白露借书，我说：“你去，除了你，我不愿跟其他女性打交道。”

妻子觉得我装：“装纯洁是吧？”

“不是装纯洁，是不愿意与女性接触。”

妻子还是要我去借：“有什么关系？女人又不是老虎。”

我不能违抗黄江丽，自己已经很愧对她了，我的很多朋友和同学都让他们的妻子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去年，陈放离婚后又结了婚，找了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女人，在通程大酒店举行的婚宴。我收到了请柬，去的时候想打的，但妻子觉得那是